

浙江文叢

吳之振詩集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吳之振詩集

〔清〕吳之振 撰 徐 正 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吳之振詩集 / (清)吳之振撰;徐正點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11(2013.4重印)
(浙江文叢)
ISBN 978-7-80715-980-3

I. ①吳… II. ①吳… ②徐…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清代 IV. ①I22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66747 號

吳之振詩集

[清]吳之振 撰 徐 正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吳 迪

責任校對 余 宏

責任印務 賈 敏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28.25

字 數 289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715-980-3

定 價 120.00 圓(精裝)

ISBN 978-7-80715-980-3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本社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前言

《吳之振詩集》，包括《黃葉邨莊詩集》八卷、《續集》一卷、《後集》一卷、《吳之振文》和附錄《題詞》、《贈行詩冊》、《種菜唱和詩冊》、《吳之振年譜簡編》等。

一

吳之振是清初浙江詩壇很有影響的一位詩人。清初詩壇有宗唐、宗宋之爭，吳之振是浙江詩壇宗宋派中的一員驍將。他影響最大的一項成就，就是與呂留良、吳自牧等人合作選編《宋詩鈔》。吳之振工詩善畫，著有《黃葉邨莊詩集》八卷、《續集》一卷、《後集》一卷。《清史列傳》稱：『康熙初年，山林詩，之振最有名。』又有：『《課蠶詩》十六首，推爲絕唱。』

吳之振（一六四〇—一七一七），字孟舉，號橙齋，別號竹洲居士、黃葉邨農，晚號補衲菴主，浙江石門縣洲泉（原屬崇德縣，清康熙元年改石門縣，今屬桐鄉市）人。吳之振家族本係石門望族，世居洲泉（舊稱『洲錢』），是遠近聞名的鄉紳大户。洲泉吳氏以西漢吳公爲始祖。《漢書·賈誼傳》：『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吳公，史失其名。漢文帝時爲河南守，官至廷尉。吳氏自漢歷唐，冠蓋不絕，而於明中葉後期尤盛，縉紳赫奕，世甲樵李。人

清後，吳氏家境富裕，尤爲盜賊所注目。吳父尚思卒於清順治六年己丑六月，時吳之振年方十歲，其後吳母范氏『攜孤播遷』，自洲泉遷往崇德城中，購得橫街勞氏『守愚堂』舊宅一幢，此後即定居縣城。

吳之振少時即聰穎過人，文才雋秀，名聞鄉間。清順治十年（一六五三）應童子試，爲諸生，即與同邑呂留良在試場結爲忘年交。順治十三年，吳之振從呂留良學詩，吳之振作《夏日口占四絕寄晚邨兼示自牧侄》：『十七從君學賦詩，東塗西抹總迷離。廬山面目依然在，留得芒鞋却待誰。』（見《黃葉邨莊詩集》卷一）詩中吳、呂二人宗宋詩的因緣已初見端倪。順治十四年，呂留良與陸文霖等人在縣城結社，以吳之振爲助，據《洲泉吳氏宗譜》載：『方本朝順治初，三吳文人鼎盛，同邑呂晚邨先生時爲領袖，徵召四方，舟車畢會，而橙齋以妙年頡頏其間，晚邨每事引之爲助。』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呂留良遇黃宗炎於杭州。呂留良所撰《友硯堂記》記述他與黃宗義、宗炎兄弟結交的經過，稱：『己亥遇餘姚黃晦木，童時曾識之季臣兄坐上，拜之東寺僧寮，蓋十八年矣。』（見《呂晚邨先生文集》卷六）。順治十七年冬，呂留良與黃宗炎、高斗魁、黃子錫、朱洪彝諸友因家貧合議賣藝，留良作《賣藝文》，草於吳氏尋暢樓，囑吳之振代書。吳之振亦慨然相助。

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四月，黃宗義應聘來呂家教書，設館於城西之梅花閣，吳之振、吳自牧與呂留良長子呂公忠就讀於黃宗義門下。呂留良、黃宗義和吳之振、吳自牧叔侄常在呂家

水生草堂歡聚唱和，呂留良自稱這是他最快樂的『文會時期』。這一年，就是吳之振和呂留良、吳自牧、黃宗羲、高斗魁等人合作選編《宋詩鈔》的開始。清初我國詩壇有『尊唐』與『宗宋』兩大派，大抵尊唐者言神韻，言法度，言格律，言肌理；宗宋者，反流俗，尚奇崛，喜發議論，鋪排典故。黃宗羲、呂留良、吳之振都是宗宋詩的，他們在清初詩壇高舉『宗宋詩』的大旗，確立了『宗宋詩、主性情、重學問』三大理論支柱。正是這種共同的詩學主張和興趣愛好，使他們聚集在一起，合作選編《宋詩鈔》。吳之振在《宋詩鈔·序》和《凡例》中就表白他們選編《宋詩鈔》的動機，是有感於『宋詩向無總集，亦無專選』；有感於『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謂其『取材廣而命意新』，故極『欲天下黜宋者得見宋之爲宋如此』，於是決計編選《宋詩鈔》。他們原擬選一百家，而至康熙十年刻印成書時，實際選了八十四家，劉弇、鄧肅、黃榦、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馮時行、岳珂、嚴羽、呂定、鄭思肖、王柏、葛長庚、朱淑真等十六家有目而無詩，後由管庭芬、蔣光煦補足。康熙十年由石門吳氏鑑古堂刊刻的《宋詩鈔初集》共九十五卷，入選詩人每家都有小傳，並對入選詩加以品評與考證。

吳之振在《宋詩鈔·凡例》中說：

癸卯（康熙二年）之夏，余叔侄與晚邨讀書水生草堂，此選刻之始也。時甬東高旦中過晚邨，姚江黃太冲來會，聯床分檠，搜討勘訂，諸公之功居多焉。數年以來，太冲聚徒越中，旦中修文天上，晚邨雖相晨夕，而林壑之志深，著書之興淺。余兩人補綴校讎，勉完殘

稿，思前後意致之不同，書成展卷，不禁慨然。

這段文字比較客觀地敘述了吳之振叔侄和呂留良等人合作選編《宋詩鈔》的全過程。由此可知，癸卯初夏參編《宋詩鈔初集》的，除吳之振、吳自牧叔侄和呂留良外，黃宗羲（太冲）、高斗魁（旦中），也參與了《宋詩鈔》的選編工作。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呂留良因不甘心做清王朝忠實的順民，拒不參加生員的例考，結果被清廷革掉秀才的功名。就在這一年，呂留良和黃宗羲爲爭購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發生齟齬，次年二月黃宗羲辭去呂家教席，去越中聚徒講學，後又去寧波姜希轍家設館，此後不再參與《宋詩鈔》的編務。呂留良自康熙五年脫離科場後，即熱中歸隱之事，專意程朱之學，無暇顧及《宋詩鈔》的選編工作。高旦中又於康熙九年離開人世，這就是《凡例》所說的『數年以來，太冲聚徒越中，旦中修文天上，晚邨雖相晨夕，而林壑之志深，著書之興淺』的全部事實。自康熙二年初夏始，至康熙十年秋，歷時九年，《宋詩鈔》終於付梓面世，確實是吳之振、吳自牧叔侄『補綴校讎，勉完殘稿』，二人功不可沒。

一一

在清初的歷史條件下，沒有朝廷和官府的資助，由民間自籌資金編纂刊刻《宋詩鈔》這樣的宏篇巨帙，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工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之振於遺集散佚之餘，創意搜羅，使學者得見兩宋詩人之崖略，不可謂之無功。』吳之振《宋詩鈔》的刊刻，對轉變一

代詩風，意義不可低估。

康熙十年初冬，吳之振攜帶數十部《宋詩鈔》，長途跋涉去了京城，遍送京城文壇鉅子、達官貴人，曾轟動一時。據考證，吳之振第一次離鄉去京城是康熙九年。此前吳之振曾兩次赴省城應舉，第一次是康熙二年八月，吳之振二十四歲赴省城應試，臨闈，聞母病，即罷歸；第二次赴省城應試是康熙五年八月，參加丙午科鄉試，惜未中，是年吳之振已二十七歲矣。此時的吳之振對功名的渴求是可以想見的。康熙十年秋，《宋詩鈔初集》刻印成書（實際未按原計畫選刻一百家），吳之振就匆忙攜帶幾十部北上京城，其動機不外有二：一是宣傳《宋詩鈔》，在京城擴大宋詩的影響；另一個動機，也許是功利心驅使，希冀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以實現他第一次赴京未能實現的夢想。吳之振第二次北上京城，除攜帶幾十部《宋詩鈔》外，還攜帶大筆錢財進京疏通『關節』。吳之振此次進京，先拜會時任戶部主事的勞之辨，勞、吳是姻親，二人同為石門縣人。《黃葉邨莊詩集》卷二收有《抵書升寓即席口占并懷喬三》詩：『三年不見校書郎，今夕欣同燈燭光。旋拂征衫驚瘦削，細傾詩橐笑踈狂。行笈無長物，止攜詩稿一帙。情親不作寒溫語，酒醺憑澆塊垒腸。朱子方歸余始出，負丸真似兩蜣螂。』吳之振在京期間，交往密切的尚有翰林院編修吳光，吳光是浙江歸安人，與吳之振有相交十年的『昆弟之誼』。此外有同鄉水部郎中郭寅客、刑部侍郎海寧陳論等，通過這些友人的牽線搭橋，吳之振因而結交了一批京城的達官貴人和文壇鉅子，將《宋詩鈔》分贈諸多名公大家，因而轟動了京城。宋肇《漫堂

說詩》稱：『近二十年來專尚宋詩，至余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吳之振的京城之行，既宣傳了宋詩，其個人的才華也得到了一次展示。京城的一批文學名流願與之結交，如康熙十一年春正月初三，京師文壇巨擘王士禎、王士禛、宋琬等人邀吳之振同游西山，吳之振因故未能赴約，曾作《次韻答王西樵吏部》二首，其一詩云：『癡雲不散吹成絮，殘雪初融釀作泥。東閣觥船供爛漫，西山蠟屐負招攜。西樵招游西山不果。高譚孰解抽金簞，棒喝還應倩杖藜。我是二蘇門下客，秦黃以後可肩齊。』

正月，吳之振在京城小住，他游京城，逛廟會，寫了三十三首無總題的組詩，被詩論家譽為『詩化的《清明上河圖》』，組詩為讀者展示了多姿多彩的京城風貌。是年，吳之振納貲捐官為中書舍人，實未嘗任職（見手抄本《國朝石門贊案》）。明、清時期的中書舍人，職責僅為繕寫文書，為七品小官。康熙十年季冬臘月，吳之振在『出』與『留』之間深感左右為難，曾寫信問計於呂留良。呂留良身在江南，與之振遠隔千里，『難於遙斷』；之振經過一番權衡利弊，於二月決計南歸。吳之振將回浙江，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弘和陳廷敬、梁清標、王士禎、張玉書、徐乾學等人為之賦詩贈行，後編為《贈行詩冊》，刊《黃葉邨莊詩集》卷首。縱觀《贈行詩冊》的作者，以清廷新貴為主，兼有明代遺民，總計二十八人。這些人中，獲進士一甲四人：狀元兩人，榜眼一人，探花一人。官至大學士的四人，官至正三品以上的官員一十三人，幾占總數的一半，由此可見吳之振此次京城之行的影響了。吳之振曾作《送友人南歸》詩，詳述他在京城交

友唱和之樂，得意之情溢於言表。應該指出，吳之振初至京城時，行事低調，交游謹慎，後隨着與宋琬、施閏章、王士禛、王士禛、陳廷敬等人的往還交游，他又不拘束縛，變得狂放起來。吳之振在是年秋刊刻的《八家詩選》序中自述：『余辛亥至京師，初未敢對客言詩，間與宋荔裳諸公相游讌，酒闌拈韻，竊窺群製，非世所謂唐法也。故態復狂，諸公亦不以余爲怪，還往酬唱，因盡得其平日之所作而論之。』吳之振離京返鄉，出崇文門，曾作《責馬》《馬答》《再責馬》《馬再答》諸詩，頗有深意。後吳之振又作一律《書投贈詩卷後》以言志，詩云：『廿年霜雪枉披襟，道路修長底用尋。冷熱驚心催節序，煙雲過眼看升沉。人如菊淡終難覲，誼比錫甜誤到今。數見不鮮真解事，五湖偏得鑄黃金。』是年秋，吳之振回鄉不久，即選編施閏章、宋琬、王士禛、王士禛、陳廷敬、沈荃、程可則、曹爾堪等八家詩爲《八家詩選》八卷，在南京刊刻行世。

康熙十二年春，呂留良爲編宋人書，赴金陵尋書；吳之振爲訪求宋人遺集，再次北上京城，與呂留良有書信往還。是年禮部尚書龔鼎孳，擬邀呂留良進京選房書，時吳之振在京代爲婉辭，呂留良感激吳之振，作《得孟舉書志懷》詩三首，其三詩云：『自古相知心最難，頭皮斷送肯重還？故人誰似程文海，便恐催歸歸謝山。燕中友人欲購致予，孟舉以書爲我却之。』嚴鴻逵注：《備忘錄》云：『方虎、喬三致龔鼎孳意於孟舉，欲我至京選房書，且商迎請之禮如何。孟舉答云：「晚邨一至長安，則晚邨先失其晚邨，合肥又何取於晚邨哉？」孟舉可謂深知我矣！』末章所以志也。

康熙十四年，吳之振遷入黃葉邨莊新居。吳之振原來的讀書之所稱『尋暢樓』，而今何以

將自己的新居題爲『黃葉邨莊』呢？葉燮所撰《黃葉邨莊詩集序》稱：『黃葉邨莊，吾友孟舉學古著書之所也。蘇子瞻詩「家在江南黃葉邨」，孟舉好之而名其所居之莊也。』七月，吳之振作《種菜》二首，又《自和二首》，分贈諸名士與詩友，徵詩唱和。吳之振作《種菜》詩，意在表達他辭官歸隱，追求閑適人生的心願。就當時的歷史條件看，吳之振作爲一個富有才氣的讀書人，不圖名利，放棄仕途，去學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走辭官歸隱之路，實屬難能可貴。但要指出，吳之振後半生的隱逸生活，並不是那種采薇茹素、人簑笠芒鞋的苦行僧生活，而是衣食無憂，悠游閑適的生活。他的黃葉邨莊讀書聲不絕，梵唄之聲不絕，詩酒唱和不絕，笙歌宴享不絕。正如吳之振外孫陳世修所撰《重修黃葉邨莊記》稱：『黃葉邨莊者，外大父澄齋吳公築，與賓朋讌游之所也。』在黃葉邨莊初建的頭幾年裏，呂留良對吳之振的讀書生活是有所規範的，但改變不了吳之振的生活態度，呂留良暮年與吳之振幾近絕交也是情理中事。呂留良在《與某書》（又題《與沈廷起書》）中明確表示，他和吳之振之間『所爭在志趣，不在事迹。事迹可以修釋，志趣不可以修釋也』。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曹寅出任蘇州江寧織造，爲紀念亡父曹璽作《懷棟堂》詩，又請名畫家繪多幅《棟亭圖》，遍徵名流題詠。吳之振應邀作《題曹子清工部棟亭圖》五首，其一詩云：『畫舫聽歌記夜分，深杯絮語藹春雲。兩晤尊公於胥關，譚飲甚暢。文章重見波瀾闊，騷裏行空更不群。』詩的前二句是憶舊，詩中自注『兩晤尊公』說的是他和曹璽的交往，明確『會晤』是兩

次，會晤地點是『胥關』。胥關，指蘇州胥門的驛館，是曹璽任江寧織造時接待賓客的地方。『譚飲甚暢』說的是會晤印象。詩的後兩句是稱許曹寅的文章，不但繼承其父『波瀾闊』的遺風，而且『驟裏行空』更勝一籌。從詩中可以看出吳之振與曹璽、曹寅父子兩代交情非同一般。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冬末，吳之振時年五十七歲，不意臥室遭火災，四肢灼傷，幸而不死。此後吳之振生活態度爲之一變，於世事不復關心，更自號補衲菴主，嘗擬築別業以讀書自娛以歸老。吳之振晚年仍筆耕不輟，熱心於詩書畫創作，成績斐然。康熙三十八年吳之振六十歲生日時，吳縣顧沂作《吳中翰孟舉六十壽序》，稱：『先生以簪纓世胄，績其家學。吳越知名士，向推敦槃碩望，時出其手眼，與呂用晦輩論定千古詩格，元元本本，搜奧抉奇，發前人所未發。至其爲詩古文辭，往往度越流俗，直與唐宋諸大家奪席，所著《黃葉邨莊詩集》，特其吉光片羽耳。』

吳之振一生銳意於詩，兼工書畫。吳之振的詩，正如葉燮所評述：『孟舉之詩，新而不傷，奇而不頗，敘述類史遷之文，言情類宋玉之賦，五古似梅聖俞，出入於黃山谷；七律似蘇子瞻，七絕似元遺山；語必刻削，調必鑿空，此其概也。不知者謂爲似宋，孟舉不辭；知者謂爲不獨似宋，孟舉亦甚愜。蓋孟舉之能因而善變，豈世之蹈襲膚浮者比哉！』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二月，吳之振病逝於黃葉邨莊，享年七十八歲。

吳之振多才多藝，著有《黃葉邨莊詩集》八卷，《續集》一卷，《後集》一卷，《尋暢樓雜著》

一卷，《德音堂琴譜》十卷；輯有《山谷詩鈔》一卷，合輯《八家詩選》八卷，另與人合輯《宋詩鈔初集》九十五卷，重校《重刻瀛奎律髓》四十九卷。

三

吳之振詩集，初題《尋暢樓詩稿》，康熙十二年成書，收詩止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呂留良爲之作序，題爲《尋暢樓詩稿序》。康熙三十三年冬，吳之振檢索呂留良所撰《尋暢樓詩稿序》，緬懷老友，附識數語：『此老友序余癸丑以前作也。晚邨墓有宿草，余年齒亦衰頹，學業日益荒落，重閱此序，念老友勉勵之語，不覺淚漬於紙也。康熙甲戌冬日，竹州居士書。』

康熙三十五年《黃葉邨莊詩集》八卷刊行於世，爲吳之振手定，稱《初集》，收詩止於康熙三十五年，葉燮爲之序，刊於《黃葉邨莊詩集》卷首。《續集》一卷，收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冬至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六年間所作詩，共二百二十餘首，爲吳之振子侄所編，其侄景淳作序，康熙四十一年刊行。《後集》一卷，收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至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年間所作詩，約二百首，爲吳家塾師徐煥與之振子侄共同編集，徐煥作序，刊於康熙五十一年。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吳之振六世孫吳康壽、富壽兄弟以家藏《黃葉邨莊詩集》康熙三十五年版付梓重刻，附《種菜詩》《贈行詩》各一卷。

本次點校《吳之振詩集》的工作，選用清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吳之振六世孫吳康壽、

富壽兄弟重刻的《黃葉邨莊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爲底本，參校桐鄉市圖書館收藏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吳康壽以諸集合刻《黃葉邨莊詩集》四卷本。附錄部分之《贈行詩冊》、《種菜唱和詩冊》，以桐鄉市圖書館藏光緒五年刻本卷首爲底本，參校以北京匡時拍賣公司二〇一二年春季拍賣預展所見兩種詩冊手迹本。

本次點校，凡底本與參校本互校發見有誤差者，均出校勘記附於篇末。

由於點校者學識和整理古籍能力的限制，加以本人僻居鄉鎮縣城，資料匱乏，點校中錯誤疏漏肯定不少，懇請讀者和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桐鄉市名人研究會 徐 正

二〇一二年中秋節於古運河畔

黃葉邨莊詩集序^{〔一〕}

葉 燮

黃葉邨莊，吾友孟舉學古著書之所也。蘇子瞻詩『家在江南黃葉邨』，孟舉好之而名其所居之莊者也。天下何地無邨？何邨無木葉？木葉至秋，則搖落變衰。黃葉者，邨之所有，而序之必信者也。

夫境會何常，就其地而言之，逸者以爲可挂瓢植杖，騷人以爲可登臨望遠，豪者以爲是秋冬射獵之場，農人以爲是祭韭獻羔之處。上之則省斂觀稼陳詩采風，下之則漁師牧豎取材集網，無不可者。更王維以爲可圖畫，屈平以爲可行吟。境一，而觸境之人之心不一。孟舉於此不能不慨焉而興感也。覺天地之浩邈，古今之寥廓，無一非其百感交集之所。得於心，形於腕，於以爲詩，而係之黃葉邨莊，意有在也。

孟舉於古人之詩無所不窺，而時之論孟舉之詩者，必曰『學宋』。予謂古人之詩可似而不可學，何也？學則爲步趨，似則爲脂合。學古人之詩，彼自古人之詩，與我何涉？似古人之詩，則古人之詩亦似我，我乃自得。故學西子之曠則醜，似西子之曠則美也。孟舉詩之似宋也，非似其意與辭，蓋能得其因而似其善變也。今夫天地之有風雨陰晴寒暑，皆氣候之自然，無一不爲功於世。然各因時爲用，而不相仍。使仍於一，則恒風恒雨恒陰恒晴恒寒恒暑，其爲

病大矣。

詩自『三百篇』及漢魏六朝唐宋元明，惟不相仍。能因時而善變，如風雨陰晴寒暑，故日新而不病。今人見詩之能變而新者，則舉之而歸之『學宋』，皆錮於相仍之恒而不知因者也。孟舉之詩，新而不傷，奇而不頗，敘述類史遷之文，言情類宋玉之賦，五古似梅聖俞，出入於黃山谷；七律似蘇子瞻，七絕似元遺山；語必刻削，調必鑿空，此其概也。不知者謂爲似宋，孟舉不辭；知者謂爲不獨似宋，孟舉亦甚愜。蓋孟舉之能因而善變，豈世之蹈襲膚浮者比哉！世之尊漢魏及唐者，必以予言爲抑孟舉；世之尚宋者，必以予言爲揚孟舉。悠悠之論，非但不知孟舉，實不知詩。然則讀孟舉詩，得其係之黃葉邨莊之義，則思過半矣。橫山葉燮序。

校勘記

〔一〕底本無題，題爲點校者所加。

尋暢樓詩稿序^{〔一〕}

呂留良

孟舉之詩，神骨清逸而有光艷，著語驚人，讀者每目矐而心蕩，如觀閭立本、李伯時畫，天神僊官，旌導劍珮，驂駕之飾，震懾爲非世有，然不敢有所嗜願，爲非其類也。

凡爲詩文者，其初必卓犖崖異，繼而騰趯絢爛，數變而不可捉搦，久之刊落，愈老愈精，自然而成。今孟舉方當卓犖崖異與騰趯絢爛之間，固宜其驚人如此。所謂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孟舉正須問其稱意何如昔人耳。人知我而驚，不知我亦驚，直不可以此介意也。桓譚、侯芭，不足以知揚雄，而待韓愈知之。李翱、皇甫湜，不足以知韓愈，而待歐陽修知之。若李白、杜甫之詩，則又近白、甫時之韓愈知之，宋人因而師承焉，今人又未之知也。然則惟作者而後能知作者，自古爲然。而作者之出也，或駢肩而生，或數百年、一二千年而生，吾同時無其人，則必待之數百年、一二千年有黃口後生焉，足以竭吾之長而攻吾之短，此真吾之所懣畏而托命者也。

目前紛紛，廣座長塵，拈黑道白，如土蠓野馬，其不足與於斯文也明矣。而今人舐筆蘸墨，方以此曹之喜憎爲是非^{〔二〕}，趨背得其譽，便可罵阮籍爲老兵，訶杜甫爲郇子，一爲貶毀，則志惑氣索，如喪家失父，不可自立於門戶，諺所謂『以盲引盲，相將入坑』，殊可劇歎也。歸有光目